

魯西游擊與反游擊

張儒和

少壯不識苦滋味，欲去青州，欲去青州，爲打日本報國仇；而今識得奸匪謀，欲說從頭，欲說從頭，祇道家國無限憂。

說罷了當年打日本的故事（文見中外雜誌一七二、一七三兩期），還有下文未表，應當把作戰的經過說個究竟。在那個歲月，抗戰那麼艱苦，打的那種仗，作戰的本質是什麼？也應該有個交代，至於從何說起，我想還是由小見大，就自己親身的經歷據實說說。

翻着紙張泛黃墨色斑斕的舊日記，提筆寫來，忽見報載：「中央社臺北七日電：據今晚來自大陸的消息：匪『副總參謀長』楊勇因病已於昨天在北平死亡。楊勇得年七十歲，並且是匪黨『中央書記處』書記。」這位當年和我交手的對頭一死，真是死無對證了，未免可惜！

抗日戰爭中我參加的「援魯戰役」，本質就是游擊戰與反游擊戰（那時尚無反游擊戰這一名詞），游擊戰的對象是日寇，反游擊戰的對象是靠抗戰起家的中共匪軍。游擊戰對付一個敵人就够打的，何況是明的暗的都打，腹背受敵，這

個仗就够苦的了。

夾在日軍共軍之間

魯蘇戰區是抗戰期中很特殊的一個戰區，從抗戰一開始就孤懸在敵後，外被敵寇分隔，內受共匪滲透、侵蝕，加上「新四軍」的窺擾，逐漸受到重視。戰區主力有兩個軍（五十一、五十七軍）被滲透分化，部份叛變投匪，戰區情勢日益惡化，司令長官于學忠一再向中央請援，力圖挽救危局。遂由魯蘇豫皖邊區總部（湯恩伯將軍）派出兩路挺進軍，分別援蘇援魯（援蘇部份參見王仲廉將軍大著「征塵回憶」一書）。我要說的是第一路挺進軍的「援魯戰役」。

民國三十一年夏末秋初，挺進軍總指揮李仙洲將軍派遣九十二軍二十一師（師長聶松溪將軍在臺現任國大代表）六十二團由副師長路可貞將軍（在臺現任臺電顧問）帶着打進山東省境，接着他在魯西把地方武力組成暫編三十師，打算在那裏站住腳。不久九十二軍另一勁旅，第一四二師由師長劉春嶺將軍指揮，分梯次越過隴海鐵路

進入魯西，然後又通過蘇魯邊境的微山湖和運河，渡過日軍嚴密封鎖的津浦鐵路。過鐵路後，師主力兩個團到達魯南沂蒙山區，和戰區長官部連絡上了。留下第四二四團在微山湖西作兩邊的接應，這是第一階段的作戰。

二十一師（欠）跟着總指揮部和軍部一同行動，是第一路挺進軍的主力。民國三十二年春天，在隴海鐵路南北打擊日軍，雖然是真槍實彈，砲火連天，但在本質上應當是游擊戰，可是那種硬拼硬打正規戰法，是不合游擊戰原則的。

靠游擊戰起家的中共，則打着「十八集團軍」的旗號，盡幹偷雞摸狗的勾當，當地人叫他們「八路」。我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，他們真是游擊戰行家，在戰略、戰術上都有一套，我們和共匪交手備極艱辛，而在本質上都是打的「反游擊戰」。

部隊挺進到山東境內，共匪的統戰手段層出不窮，到敵偽據點附近貼歡迎中央軍的標語，不是供給日寇情報，指示目標，誘敵引路，明眼人一目了然，我們在國樓打的那場慘仗，就是這樣招惹來的。聽說總指揮部剛到，匪首徐向前就

寫信給李總司令和侯軍長：和他們套同學交情（黃埔一期），表示歡迎，這消息散播很快，統戰工作就達到目的了。其次他們新製的大字標語，精印的宣傳書報，以及遣俘送傷等等，無一不是心戰詭計，真是防不勝防。

在我們和日寇苦戰的時候，共匪雖然沒有扯後腿、放冷槍，但從沒有助過一臂之力，祇是坐山觀虎鬥，坐收漁利是實在的。國樓血戰的時候，共匪教三、教四兩旅大部隊正在單（縣）曹（縣）境內，元月間病死的匪首楊勇就在此二地區活動，聽得見砲聲，知道敵人的動靜，如果真有抗戰的良心，擾亂一下日軍側翼，也不會讓鬼子打上一晝夜。幾天過後，楊勇派擔架送來幾十名傷兵，放回十幾名散失的弟兄，還帶回幾枝步槍，每個人都有慰勞品和宣傳品，告訴說：「我們都是友軍，以後多連絡，大家要攜手合作！」可是以後全不是那麼回事！

董莊事件高粱叢中

五月間魯西麥熟，部隊向西北推進，一方面掩護收割，一方面擴張根據地，總部進入城武縣境，六十三團在國樓戰後稍加整頓，雖然還保持三個營，戰力却不到以前三分之一。我腿傷還未全好，每天夜行軍都得騎馬。六月十六日是軍校校慶紀念，戰地沒有任何表示，祇有心理想着校長蔣公訓示「發揚黃埔精神」而已。這一天天亮前到達城武縣屬董莊，這一帶是城武團會區，也是楊勇想吞併的對象。董莊的董老先生是會首，態度並不明朗，共匪藉口董莊通中央，歡迎李總

司令，連夜圍攻，用炸藥炸毀寨門，寨破莊焚，董老先生一家殉難，我們到遲了一步，到得庄內，祇見老弱哀凄，壯丁全無，寨牆上留下白粉大字「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！」不知怎麼解釋法？聽地方人說：共匪認為董老頭是漢奸！通中央所以要殺。董莊事件就是共匪做給魯西民衆看的，其目的在殺雞儆猴。

陳胡同是一所大寨子，共匪的「城武抗日縣政府」曾設在這裏，「抗日縣長牛聚五」貼有「安民」告示。「十八集團軍教三旅」的宣傳品到處都是，說什麼：「反對破壞團結的罪惡行為」、「共產黨同國民黨一樣」、「第三國際解散更加強團結。」等等不一而足。雖然油印還套色也很漂亮，大家看了覺得新鮮，不知說的什麼鬼話！第一營營長陳懷德老家就是這裏，家人親戚不少，他離開家鄉已久，說起來話長，談到淪陷後經過敵偽匪多少次的來往，苦於應付，這個陳胡同就受幾個縣政府管，包括有中央政府的游擊縣政府、城裏的偽縣政府和剛跑走的八路「抗日縣政府」。附近還有「常旅」、「智旅」等地方軍隊，老百姓管他們叫「七路」，都能配合我們行動，是打游擊的老經驗。

端午節那天（六月七日）開始，部隊由單曹地區一路向北推進，我們六十三團一部份跟師部，團主力跟總部前進，一路上有地方團隊配合，很少遇到情況。七月一日快到城武荷澤邊境，我擔任前衛，天色陰沉，情況也不清楚，智旅派來的嚮導很精幹，告訴我說：「這一帶是八路老巢，楊勇前幾天在這裏活動，要小心！」夜行軍

照常派尖兵、斥候，一路搜索前進，沒有大路，地形經過破壞，複雜難行，尖兵連通過很久了，沒見報告，我有點不放心，騎着馬往前看看。我人還沒到尖兵連，後面部隊也沒跟上，就在這當口，兩旁高粱地裏一陣機槍，打了過來，持續了好一陣子，部隊都原地倒掩蔽，一方面派人向兩旁搜索，也還了一陣槍，因為找不到目標，多半是無的放矢，示威而已。槍聲剛停下，高粱地裏有人衝向我來，又喊又叫，我腿傷還未好，行動不自在，在馬上難以下來，暗夜裏看不見目標，掄起左輪手槍往人聲地方打了幾發，旁邊的傳令班長張子恒很沉着，也以快慢機打了一梭子，這時尖兵連已向左右散開。本隊由副營長王長湧指揮着，向旁衝去，只聽得高粱地裏唏噓唏噓一陣響，一羣「八路」向兩邊跑了，他們地形熟，不敢窮追，折騰了一陣子，怕團長着急，叫張子恒跑去報告，他加油添醋的好說一陣，團長很高興，誇獎他能幹，叫以傳話部隊繼續前進，天亮前到達目的地，這是行軍遇匪被「伏擊」，最厲害的一次。

饑渴發生軍紀問題

七月七日日是「七七事變」六周年，我在敵後打游擊，感觸特多，直覺得日寇已至日暮窮途，無力作爲了，值得顧慮的是共匪，在山東所見所聞，不僅是其叛跡昭彰，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的擴充勢力，魯蘇戰區于司令長官，在魯南苦撐了六年，實在撐不下去，七月下旬，在一四二師掩護下，渡過微山湖來到魯西，李總司令率隊在湖邊

接應，搜索營季曉峯（後來調為我的副營長，來臺後轉任警官，數年前病故）跟着去的，聽他回來說，于長官帶了一批便衣，過路（津浦）過湖（微山）到達魯西，情形十分狼狽。後來聽說省政府牟主席（中珩）也一起來到魯西。這時龐炳勳軍長失利被俘，消息傳來，士氣很受打擊，但我依然對抗戰勝利滿懷信心，祇是就心共匪遲早要擴大叛亂，勝利到來也不會安寧！

「帶兵以嚴為主，寬則氣浮而心弛。」這是曾胡治兵語錄的名言。在敵後打游擊，環境複雜，加以多天的夜行軍，軍心疲弛。一天拂曉到城武縣北徐樓，於村外停止前進，準備露營，滿地都是剛熟的甜瓜，天亮一看，被摘吃了一大半，老百姓跑來叫苦，吳團長得報下令查明是誰幹的好事，老總們走了一夜，又渴又餓，不是他們幹的還有誰？吳團長叫人拿出二百元付給村長，說不管誰吃的都賠。到了村裏，團長召集連長以上幹部，痛切訓示，說自從國樓戰後，官兵有了驕氣，非常危險，我們在敵後，尤其在共匪盤據地區，民衆盼望中央軍，以解倒懸，如若軍紀廢弛，豈不讓老百姓失望，怎能打敗敵匪，像今天這樣真是痛心，今後必須嚴加要求，再有違犯，一定嚴懲不貸，今天賠償給錢，團長自認管教不嚴，認罰一百元，兩位營長各罰五十，連長記過，弟兄們知道了，大家都覺得不好意思，此後紀律嚴多了。

在陳胡同駐了幾天，休息整頓。一天傍晚，舉行小型康樂，也算軍民聯歡，兵演兵唱，河南曲子、陞子、梆子樣樣都來，也都能唱出個名堂

，還有抗戰歌曲口琴演奏，末了我來了段清唱，由程劍青連長操琴，唱的是空城計諸葛亮的西皮原板：「兩國交鋒龍虎鬪，各為其主統貔貅，管帶三軍要寬厚，賞罰公允莫要自由，此一番領兵去鎮守，靠山近水把營守。」博得掌聲不少，吳團長也在場觀賞，認為這次軍民聯歡活動很成功。

共匪擅長「兵運」拉人

七月中旬到達城武縣北，接近萬福河，往北

就是荷澤縣境了，附近幾十里都很平靜，部隊分散駐地，修築工事，補充兵員，由單曹兩縣送來壯丁，每連各補充二、三十名不等，這些新兵都很精壯，大部份當過地方團隊，也有當過偽軍的，甚至也有幹過「土八路」的，我們都一視同仁。老弟兄們很盼望增加實力，補充新血，自入魯以來運番戰鬪，戰力連原來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了，但也怕共匪做「兵運」，以前有的部隊就吃過虧，攜械捲逃者所在多有，甚至整連整排拉了走的，都不算稀奇，不能不防，要求訓練從寬，考核從嚴，連保連坐。好在經過久戰，老弟兄們有信心，但是日子一久，還不免有逃亡的，原因是新兵本不是自願來的，部隊要求又比地方團隊緊，不自由，膽大的有機會就溜了。好在逃亡的人數不算多，也沒帶槍跑，兵馬倥傯，沒功夫去追查，也就不了了之。聽當過土八路的說：八路軍也有開小差的，他們就不那麼客氣了，說是「志願參軍最光榮」，開小差的是尋種，第一次捉回來先批鬥，第二次就活埋，家屬都要連坐，真是吃不了

兜着走，誰還敢溜！

魯西地方苦旱，收成不好，部隊給養日漸困難，原來還有蘇北幾縣的糧食補給，後來越往北走，補給線越長，就更難了，端午節搶收了一批麥子，由地方征收分派給部隊，但要派兵去催征。催征糧食時常發生事情，各連特務長和補給士常被八路擄去，給作了工作（那時還沒有「洗腦」名詞）放回來，有時為爭屯糧要派一排一連跑好遠去運，少不了動武。共匪的補給就方便多了，他們除了就地征集屯儲外，還有糧票制度（這種發明一直用到現在），能從晉冀察邊區吃到山東全省，一票到底，我當時就獲得過這種糧票，可惜沒有進一步研究，不明究竟。我們除了征收外就是用錢買，柴和菜都用法幣換，老百姓歡迎法幣，比地方票、汪偽的聯合票和共匪的「人民票」吃香，但大票（五十、一百元的）要打八折，這也是老百姓心向中央的一例。有一次在司樓我們做工事，在場院地下挖出一罐銀元，至少有幾百塊，歸還了原主，頗得民衆好評。

楊勇帶頭前來偵探

整補不到半個月，部隊即分駐各村寨，總部把二個行政區組成十縣聯防，日軍緊守鐵路線據點，也阻不住後續過路的挺進軍，九十二軍另一勁旅，暫五十六師大部份到達魯西，靠後續部隊到達，補給線才能維持暢通。說實在的，打了這麼久，彈藥的消耗極大，每枝步槍已不足二十發子彈，砲彈、手榴彈尤其缺乏，大家都知道節省使用彈藥，不到最不得已，誰也不捨得用，聽說

外 中 五十六師到了，補給有望，大家都高興。天漸漸涼了，服裝更需要補充，我僅有一套半軍服，上面染了不少血汗，天好時換下洗洗，穿久了氣味實在够受。

十縣聯防組成後，區域內表面上平靜了一陣子，可是好景無長，青紗帳一起，又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。七月廿四日就有好多情報，萬福河一帶，到了兵力不詳的大股匪軍，沿河前哨受到壓迫，游擊小組和匪便衣頻頻接觸，有時一天之間共匪能突進一百多里，並且由北漸次向西移動，還有騎兵活動，四下出沒。

師長聶松溪將軍奉命調往重慶任職，由副師長黃少將代理，不敢大意，命令部隊併寨集中，第二營跟師直屬部隊駐小岩里，吳團長帶第一營駐陳樓，我把全營都進入已做好工事的陳莊，三個寨子成爲犄角之勢，這時候整個城武地區祇有這些部隊，正是共匪集中兵力「以大吃小」的機會。

七月廿五日傍晚，失蹤了幾天的補給士王傑杰跑了回來，彼於催糧時被匪教三旅抓了去，幸虧他是曹縣人，朦混的過去，據他說這次匪軍來的不少，他前往征糧的幾個村庄，都在征集繩梯軟床等攻寨的工具。教三旅是魯西匪軍主力，還有教四、教七旅和地方民兵團等，都可能到了，我們判斷王傑杰說的是事實，立即加強防禦。

二十六日上午，第八連派出的游擊小組，由王占雲排長帶着，在陳庄西邊活動，看見幾個便衣在高梁地邊展望，後面有幾匹空馬，王排長只有三個人，恐怕對付不了，打了兩發沒命中，那

幾個人倉皇上馬就跑，剩下一個沒跑掉，被捉了回來，王排長把他帶進來見我，一見面就說：「我叫李月賜，河南虞城人，是教三旅楊勇的勤務員，跟着他來偵察你們的虛實，我以前是石友三的部下，不得已才當八路，這次是自願投誠，所以才留下來沒跟着跑，決心當中央軍，首長要問什麼，我都老實說。」看樣子並不狡猾，不像是來做工作的，還帶來一枝捷克式步槍和五十五發子彈，我問明白了，教三旅自端午節退出老根據地，一點沒有損失，七、八、九三個團在東明縣境內集中，這次走了三百多里路，兩天就到了萬福河北，還民兵團、騎兵團，同時教四、教七旅也都一齊南下，據說另有高級首長指揮，楊勇已經親自往附近偵察了兩次，這次是最後偵察，決定今晚先攻陳庄。楊勇甚是驕悍，當時雖然祇是旅長，却已受命負責匪魯西軍區，如果還有高級的來指揮，可能就是徐向前了，我把經過寫成報告，派人連李月賜一同送到團部，請團長明察，早作準備。

也許是捉到了李月賜，逃掉了楊勇，洩露了消息，廿六日夜裏我們嚴陣以待，毫無動靜，翌日各游擊小組也無所獲，祇是催糧的都沒回來，將要斷炊，老百姓密報陳庄有匪屯糧，翻遍了草堆糞堆，掘出小麥八、九千斤。吳團長要我立即把糧運去補給全團，怕的是共匪施用「困厄戰術」，消耗我們戰力。

麻雀戰術蒼蠅戰術

二十九日風聲更緊，吳團長判斷匪將有行動

，可能是突襲陳庄。傍晚時分，下令要我秘密撤到陳樓，接替陳樓大部份的陣地，陳樓寨子大濠也深，兩營合起來守一個寨，自然更堅強。吳團長謹慎行事，對詭計多端的共匪不能有一點大意。果然，我在天黑後撤離陳庄，進入陳樓積極部署，寨外留了兩個游擊小組，監視陳庄方面，上半夜平靜無事，下半夜就聽見陳庄西方槍聲響一陣，夾雜着手榴彈聲，陳樓這邊也有斷續槍聲，游擊小組對着陳庄打了幾槍，不久就沒動靜了。天亮，游擊小組接近陳庄察看，夜裏攻入陳庄的八路，撲了個空，又都撤走了，他們不要這個包袱，把兵力機動運用，所謂「麻雀戰術」，有「食」的地方，一下子蜂擁而至，吃不到「食」則一哄而散，另覓他食。三十日午夜有槍聲在寨外響起，接連哨音多起，距離不遠，無人理會，打擾也罷，攻擊也罷，就是不打槍，不上當，游擊小組摸過去，發現幾個人鬼鬼祟祟，給了他一枚手榴彈，嚇跑了，早晨游擊小組回來換班，說和八路捉了半夜迷藏，並沒有多少人，完全是擾亂，讓我們不得安靜，這就是他們所謂的「蒼蠅戰術」。

魯西的夏天天氣怪，不下雨就一連多少天下，下起來風狂雨驟，大雨傾盆，下一陣就停，北方所謂「雷暴雨」者是也。部隊集中陳樓，水成了大問題，幾口井供應近千軍民，別說洗澡洗衣，喝都不够。三十一日開始分配飲水，軍民一律論口計碗，勉強潤潤喉嚨，還得忙着備戰。八月一日燥熱難當，真是「天旱水淺，魚不上網」，派小部隊出去威力搜索，一去十幾里，並無匪

踪，老百姓也逃光了，帶來些瓜果回來充飢，當然不是買的，可是大家一整天滴水粒米未進，也就顯不得許多了。

一刀兩面攻城戰術

到了晚上，還是二分之一上陣地，不敢大意，剎時間雷電交加，下起雷暴雨來，陣地上的弟兄都成了落湯鷄，午夜雨止，沙土地一下子就乾了，不多久，寨外高粱地響起聲音，游擊小組放了幾槍，向遠方巡去，真有八路出現，人還不少，小岩里、陳樓都幹上了，老總們久經戰陣，都打「油」了，不接近不打，任他怎樣叫喊，吹號吹哨，聲東擊西，直到雲梯推到寨壕，我們就以火海對付它的「人海」，土造手榴彈究竟抵不過我們的手榴彈，一波又一波，陳樓西面是他們的攻擊重點，祇要被突破一點，就向兩邊席捲，所謂「一刀兩面」。智旅前幾天就這樣吃了虧，吳團長和我都到寨上，打氣加油，剩下的二分之一兵力也加入陣地，像一面堅強的盾牌，什麼樣的刀也插不進來，熱鬧了大半夜，哨子還不斷地吹，但漸漸遠去。天亮後打開寨門，清掃戰場，大片的高梁被糟蹋的不像樣子，除去血跡斑斑，沒有一具屍體，寨壕上有些搭上雲梯，來不及搬走，第一次看見共匪的法寶，梯子綁的好，够長够牢，前端綁有長繩，可以拉着，下面裝有輪子，可以推着，搭過壕溝，搭上寨牆，梯多人衆，就一個個往上爬，這就是共匪的「攻城戰術」。

八月二日一天無話，游擊小組回來報告，匪兵力不詳，但分成好幾波，有老百姓搬雲梯、軟

床（救護用），下雨前就向陳樓接近了，小組人少，躲在高梁地裏，等他們過去，才打兩槍往兩邊跑，沒被逮住，天亮見匪遠遁，都回來了，我嘉勉他們一番，又派出兩組威力搜索，推出十幾里外，同時摘採高粱穗回來，這兩天糧食更缺，全靠採未成熟的高粱吃，連豆餅、花生餅也成好東西了。

圍點打援阻援打點

八月三日又撐了一天，聽說軍長帶着生力軍趕來解圍，吳團長說共匪慣用「圍點打援」和「阻援打點」戰術。我們這裏正是「點」，在「援」到來之前，一定要打破匪軍的詭計，不能讓他得逞，師長已經派兩營兵力向外突擊，掃蕩附近匪可能集中地區，派給我一個任務，準備當晚出擊，連續幾夜沒睡，白天又熱又渴，也沒得休息，等到入夜，選帶三個步兵連，潛出寨外，目標何集，尖兵連廣正面搜索摸黑前進，我帶着本隊照計劃路線跟進，一路毫無阻擋，走着走着，何集方向槍聲緊密，夾雜迫擊砲聲，時間將近午夜，一定是共匪施展「圍點打援」的伎倆，我們應該趕上去打他個落花流水，因為很黑，沒法連絡，祇好把兩連散開，向何集北方行威力搜索，打了一發信號彈，不料，幾發迫擊砲打了過來，幸好沒傷着人，停下來觀看動靜，槍聲漸稀。天濛濛亮時，幾騎馬衝了過來，怕是自己人沒敢打，等騎兵過去，派人向何集連絡才知道是援軍五十

解圍，這十三天的反游擊戰，楊勇後來著書立說，號稱「十團大戰」，當時匪在魯西軍區不下十團兵力，可能都用上了，我們被圍在這地區的不到兩團兵力，加上增援的五十六師一個多團，總兵力還不到共匪的三分之一，共匪雖未佔便宜，可是其襲擊國軍、破壞抗戰的行爲，着實令人髮指！

八月五日以後，大軍雲集城武東北地區，補充問題更加嚴重，同期同學魯培英在五十六師任團附，一天他帶着第一團迫擊砲連連長李蔭槐（軍校十五期，在臺退役）給我送砲彈，營迫砲排剩下不到十發砲彈，平常不捨得打，這回有了補充可以放心打了，對老同學感激不盡，他談起過隴海路與日寇激戰的慘烈情況，不禁愴然。談到團長負傷被他救下來的英勇事蹟，又禁不住眉飛色舞。過路後連續作戰多日，前天在何集遇匪打的很苦，終於打退楊勇，給我們解了圍。他帶兵打仗很有表現，不久調任營長，他那營是偽軍改編的，祇有他能帶，所謂「兵隨將轉」，打起游擊來一定也不含糊。

奔襲、截擊、奇襲

此後直到八月下旬，都在荷澤、定陶、城武邊境一帶活動，日子過的艱苦，共匪在這一帶堅壁清野，許多村寨十室九空，留下的老弱婦孺嗷嗷待哺，給養大成問題，尤其秋旱，井水大多乾涸，容不下大部隊，稍一分散，又被「奔襲」、「截擊」，友軍吃虧的不少。第八連不小心被「奇襲」，把游擊小組全部擄去，排長楊學祿是軍

從七月廿四日匪軍南下萬福河，到八月四日

校魯幹班十八期畢業生，報到還不到一月，就犧牲了，幾天後共匪派老百姓把楊排長裝棺送回，二名弟兄也放回來了，弟兄報告說：「游擊小組太過深入，遇到『友軍』沒提防就被抓住，楊排長打了一槍，自己也負了傷，八路抓了去，沒藥醫治，臨死還罵八路不抗日，專打自己人！」可是共匪却痛哭耗子假慈悲，口口聲聲的呼號：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！」這種卑鄙伎倆瞞不了明眼人，弟兄們都知道是奸計，因為大家都吃過「自己人」的虧。

八月廿五日，到了曹巨集，地屬曹縣，縣長孫鎮南帶隊來迎，他剛從總部來，說省政府已過了路，今後他們要堅苦奮鬥下去，我趁機會去趨總部，見到參謀處老同事王泰岷兄（在臺上校退役，數年前病故），得悉總部已奉到命令，本軍援魯任務完成，就要調回皖北，囑我速作準備。老朋友的好意，使我將信將疑，回去報告吳團長，他吩咐我即做準備，部隊要掌握好，全始全終，不可大意！同時把陳、趙二位營長找來囑咐一番。廿六日又走了一天，到單縣境內，此地友軍很多，都在準備給養。廿七日白天無事，亦無情況。黃昏時分，團長召集幹部下達命令：「援魯任務完成，今晚過隴海路南返，經夏邑縣（屬河南省）境，分二梯隊前進，後面有友軍掩護，沿路偽軍都有連絡，但是日軍戒備很嚴，偷渡不成就強渡，第三營為前衛，配屬工兵一班，破壞鐵路，掩護主力通過。」我自天已作準備，派人偵察了一趟，並且帶了嚮導，以策萬全。入夜天很黑，午夜到達鐵路邊，西邊劉堤圍是個大村庄，鐵

路邊有偽軍崗哨，無何阻撓，兩側阻絕壕已破壞成了通路，部隊脚疾走，天沒亮順利通過。回來和去時心情不大一樣，但還是很緊張，到了隴海路南涉水通過北澗、滄、巴溝、渦水幾條河流，有驚無險，一切順利。五個月像是一場夢，打日本鬼子豪情未減，打游擊則艱苦備嘗，認清了共匪的真面目。

劉桂堂父子俱殉難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魯南的一四二師經過十個多月的苦戰，接運出魯蘇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山東省政府，在我們回到皖北後，十月裏才從沂蒙山區撤出，渡微山湖時，曾遭受共匪截擊、伏擊，師長劉春嶺將軍負傷，部隊損失不輕，十月底

才回到皖北集結，朋友們見面不勝感慨，還有留在那裏的暫編三十六師，師長劉桂堂因脫離偽軍後，堅決抗日反共，一四二師撤走後，被共匪圍攻數晝夜，父子雙雙殉難，這位戰前縱橫華北的劉黑七，在摒棄偽軍番號後，與共匪苦鬥誓不屈服，我對他所知不多，對他堅守晚節甚表欽敬。如有知其詳者盼能寫出以充實抗戰史料。

我部於九月初回到皖北阜陽，從事整補，準備迎接另一重要戰鬪，稍獲喘息，寫信告訴親友，並寄仿辛棄疾的「醜奴兒」一首，詞曰：少壯不識苦滋味，欲去青州，欲去青州，為打日本報國仇。而今識得奸匪謀，欲說從頭，欲說從頭，祇道「家國無限憂！」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